

姐姐

毛尖

折折的爱情烦恼,直到最后,爱的真正意义被揭示出来:它不仅仅是激情,更是同情——感知被爱者的痛苦的能力——佛教所强调的慈悲。当我们的主人公领悟到了这一点,他没有被动地“接受”强加给他的身份,而是主动地“成为”了——依靠个人的选择和自由意志——他本来“就是”的那个人:一个“盖世无双”的英雄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是一个对于历史的寓言。历史没有必然性,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,只有一系列的前提。从这些前提条件里,可以产生出种种不同的可能性。某种偶然的事件,比如一阵风吹开帘幕,露出背后隐藏的铁甲——或者一张桃花面,便可以推动这些可能性进入某一特定的方向;但是另一种偶然,也完全可以推动它们进入另一种特定的方向。这样的历史观,至少会让我们这些深深困于时间和历史、清楚地意识到社会、文化、种族、性别在身份构筑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人们,在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,看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:“自由”的可能。

电影是对原著富于想像力的续编,是晚明小说《西游补》传统的产物。它把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成功地译入了后现代语境。它讲述的故事没有时间,没有地点,只是一个人的精神之旅,是一个人为了找回/创造自己而踏上的征程。它充满对其他香港电影或者好莱坞电影的文本互涉式指认,不仅是借用,更是富有反讽性的摹拟。然而,当蠢贼们穿起“小天鹅”服装、背景响起《天鹅湖》音乐时,或者,当三藏突然唱起混合着粤语和英文歌词的“Only You”,我们看不到任何对于中国文化过去或者“西方”文化影响感到的焦虑,只有一种“无政府主义”式的游戏精神。它与任何意识形态的严肃及其潜在的狭隘单薄背道而驰,然而却象征了真正艺术创造力的本色:在许多文化里,“欢乐”都是太遭到忽视、然而至为重要的道德价值。

夜幕降临,姐姐伍拉和弟弟亚历山大,又手拉手来到火车站,从雅典开往德国的火车缓缓启动,这个景象姐弟俩已经见过很多次了,不过这回,他们终于鼓起勇气跳上了车,他们要去德国找从未谋面的父亲。

这是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《雾中风景》的开头,有着《杜依诺哀歌》的气氛,注定了这两个年幼的私生子将在成人世界付出童年和梦想,虽然最后,导演很仁慈地让这个无限凄迷的公路电影有了一个童话的结尾:两个孩子渡过边界,奔赴创世纪中的第一棵树,他们幻想中的“父亲国度”。

这个结尾是安哲罗普洛斯特别为他的七岁女儿创作的,他对他的孩子说:“如果你愿意,你可以重新创造这世界。就像这样,手轻轻一挥,雾就会消失。”但是大概连孩子都看得出来,这个世界多么令人绝望。才刚刚桌子高的亚历山大走进一个小饭店,跟老板说:“我没有钱,可是我很饿。”他想要一个三明治,但老板跟他说,你得工作才能吃到东西。他踮起脚收拾一张张狼藉的餐桌,挣到了一个三明治。出来遇到四处找他的姐姐,他把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递给她,说:“我挣钱买的。”

每次,我都不忍看这一段。而当美丽的小姐姐在一个粗暴的卡车司机手中丧失了童贞的时候,安哲罗普洛斯让黑洞般的卡车对着银幕,背景里传来弟弟慌乱的呼喊:“伍拉——伍拉——”所有的观众都心碎了。

生命中的大雾弥漫过来,年幼的孩子慢慢长大,伍拉在幻想中给父亲写信:“弟弟已经会自己穿衣服了……我的烧也慢慢退了……”不过,有时

候,她觉得自己和弟弟已经忘了他们赶路是为了什么,有时候,他们忘了他们是为了找父亲离开家的……

冬天的雅典,凄楚的人间,小弟弟和小姐姐在成人世界跋涉,苦难中也有别样诗意,年轻的奥瑞斯蒂斯被谪天使般在荒凉的公路上出现,小亚历山大把他当作了年轻的父,小伍拉经历了鸿蒙初辟的第一阵心跳,他们一前一后坐在奥瑞斯蒂斯的摩托车上,感觉飞了起来飞了起来……但是,告别在即,马路空阔,夜雨无边,伍拉扑在奥瑞斯蒂斯的怀中,痛哭起来。无限委屈和无限恐惧涌上女孩心头,“谁,倘若我叫喊,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,听见我?”

没有天使听见他们,姐姐拉着弟弟,又上路了。在火车站,他们没有钱买票,小女孩毅然走到蹲在月台上抽烟的一个年轻士兵身旁,说:“能给我385德拉克马吗?”伍拉已经长大,知道美丽的用处了。安哲罗普洛斯的镜头长久地停留在女孩身上,《雾中风景》中的“姐姐”也慢慢长成了波德莱尔笔下的“多罗泰”。

美丽的美丽的多罗泰!《巴黎的忧郁》中,波德莱尔用浓酽的华美的笔调描绘了长大了的伍拉:“在一望无际的碧空之下,唯一的生命多罗泰,像太阳一样强壮和骄傲……所有人都爱慕、欣赏的多罗泰,她该会多么幸福啊,如果她不是迫不得已地一分一分地攒着钱,以便去赎回她的小妹妹——小妹妹已经十一岁了,成熟了,而又是那么美丽。”

走在空荡荡的沙滩上,多罗泰像青铜一样美丽、冷淡,人世的沙漠中,她们早早学会了使用自己的身体,而



插图：© 刘庆元

在残酷大街上，多数的人根本不懂得金钱之外的美。白昼是这般委屈，夜晚又充满恐惧，里尔克代替这些公共的玫瑰祈祷：“玛丽娅，你一定得待我们温柔，因为我们是从你血液中出生……”

里尔克的祈祷令人忧伤，摇滚诗人张楚因此悲愤唱出：“姐姐我看到你眼里的泪水／你想忘掉那污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／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／说这很美／哦！姐姐！我想回家／牵着我的手，我有些困了／哦！姐姐！带我回家／牵着我的手，你不用害怕。”这是一个长大了的弟弟献给姐姐的歌，岁月之初，心跳温柔，拉着姐姐的手，弟弟说姐姐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，姐姐我的衣服有些大了，姐姐你说我看起来挺挺嘎……而当姐姐在岁月中献祭了羔羊般的纯洁后，小亚历山大们终于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童年走出少年，这回，他们要用法国诗人艾吕雅的誓言来表达自己的决心：“拉着我的手，我带你走！”

张楚的《姐姐》在校园里传唱不息，不仅因为“姐姐”是“回家”的道路，还因为，“姐姐”代表着尘世里百折不挠的柔情，和所有最悱恻动人的生命细节相关；还因为，“姐姐”总是比我们更早和生活短兵相接，流更多眼泪受更多委屈。十多年了，每次在校园里听到这首歌，总觉得一阵心酸。想起齐秦有一次接受采访，说到齐豫，讲了一句“她是我姐姐”，就动了感情。他说齐豫代表了“姐姐”包含的所有内容，“没有姐姐就没有我。姐姐把她的温情和善良给了我。我的孤僻和怪异全是自己的，你们不要怪她。我崇拜姐姐。姐姐的歌高飘、细腻、古典，全不似我这般粗俗。我不是狼，但姐姐是天使。”

姐姐是天使，这句话所有的诗人都会同意。黑塞在病重之时，写下了《给我的姐姐》：“我离开我的故乡，走到遥远的歧路上。我所熟悉的花儿，那些重重的青山，那些人物和土地，都已经完全改变。只有从你的嘴里，我听到往日的声音，获悉往日的事情，像神话一

样可亲。”站在岁月的黄昏，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，这时，姐姐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出来，成为最初和最后的爱情。

海子的《日记》是我读到的最美的“姐姐之歌”。一开首，就令人热泪盈眶：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／姐姐，我今夜只有戈壁。”热泪盈眶，还因为，我们这一代人，都天然地把海子当作“我们的诗人”。

1989年3月26日，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，消息第二天传到我们学校，那年我刚进大学，刚在诗社的几个前辈那里知道海子。那天黄昏，诗社的一个召集人来敲宿舍窗户，神色很峻急，匆匆交待一声：“七点，文史楼，务必来。”然后就消失在宿舍外的小树林里。吃完饭，我就早早赶去了，小教室里已经坐了一圈人，门口有人递了我一朵小白花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哪个领导人永垂不朽了；就我记忆所及，只有领袖死了，才集体佩小白花。面肃静，我又是小不点，就一句没问地拣了个角落位置坐了下来。过了一阵，教室满了，诗社社长就上来，用了真正沉痛的声音说：“海子自杀了。”没有人惊呼，虽然很多人也是刚刚面对那个晚上的真相。然后就有人哭起来，我还听见有人问：“海子是谁？”说实在，我那时对海子还没多少感情，但是，茫茫然的哭声中，我也觉得悲伤，便跟着哭了起来。

接着，高年级的同学就一个个地上去朗诵海子的诗。岁月流逝，其实我已经记不清那天晚上都朗诵了海子的哪些诗，但每次重温海子的诗，我都觉得诗里伴随着那个晚上的阵阵抽泣。

在他死后，他的诗歌真正地流传起来。在恋爱，分手和毕业告别这些最动情的仪式上，总有人引用：“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／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／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／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……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／姐姐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。”有一段时间，大学校园疯狂地流传海子诗句，而他的诗歌也成了青春圣经。有一个男生，因为用动人的

男低音朗诵了《日记》，把班上最温柔的女孩带到他的家乡去了。这件事情后来让我怀疑，在《日记》这首诗中，是诗人海子的魅力更大，还是诗中的“姐姐”更有魔力？多年以后，听到一首流行歌曲，《姐姐走的那个下午》，巫启贤的声音简简单单，歌词也简简单单，但是我还是沉醉般地来来回回把那首歌听了几遍，我发觉自己在“姐姐”这个单纯的概念中无力自拔。又一次，走过一个小卖部，突然听到90年代的一支校园民谣《姐姐明天就要嫁人了》，我立即折了回去，在那个小小卖部寻寻觅觅到那首歌放完。

拿着一堆无用之物从小卖部出来，纷纷乱乱的生活往后撤退，心中又响起了张楚的《姐姐》，我第一次意识到“姐姐”原来是对生活的一种命名。就像安哲罗普洛斯喜欢把男主人公叫作“亚历山大”，楚浮喜欢“安东”这个名字，戈达尔认为“所有的男孩都叫巴特克”，诗人们把生命中最重要女性称为“姐姐”，因此，亚历山大也好，安东也好，巴特克也好，在他们的成长岁月里，永远有一个“姐姐”。日本电影大师沟口健二在谈到他的电影时，也曾动情说道：“姐姐寿寿，是我所有影片的光芒。”

沟口的姐姐，为了家庭，或者说为了沟口，做了艺妓，不久又在大府邸里做了地位低下的妾，沟口也从小见惯了姐姐忍辱负重的样子，后来他开始做导演，最常拍的题材就是一个年轻男性，在一个美丽艺妓的庇护下，有了出头之日，然而，艺妓本人却常常因此魂归离恨天。《折纸鹤阿千》、《日本桥》，及后来的《浪花悲歌》、《残菊物语》都是这样的影片。基本上，在他的电影世界里，就是两个主人公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而姐姐总比弟弟更高贵。

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保罗·策兰的《风景》显得无比明确：“高高的白杨——这大地上的人类！／幸福的黑色池塘——你将它们映向死亡！／我看见你，姐姐，站在那光芒中。”

书城

READ

2003年5月

主办单位: 上海三联书店

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

编辑出版:《书城》杂志社

主编: 吴士余

常务副主编: 金仲伟

编务总监: 李二民

编辑: 吴文尚 张翔

朱朱 凌越

美术编辑: 廖文娟 制作: 王艳彩

发行人: 沈颢

常年法律顾问:

上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富敏荣

广告部

上海 电话: (021)62782381/82

传真: (021)62782396

广州 电话: (020)87399757 87399758

传真: (020)87363272

北京 电话: (010)85288834 85288840-42

传真: (010)85288795

发行部

上海 电话: (021)62782381-607

传真: (021)62782396

广州 电话: (020)87399756 87373998-3524

传真: (020)87399756

北京 电话: (010)85288784 85288840-818

传真: (010)85288795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3101034000017

国内统一刊号: CN31-1292\G2

国际标准刊号: ISSN1005-5541

邮发代号: 4-516

国外总发行:

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(北京 399 信箱)

国外代号: M6286

零售价: 人民币 10 元

订阅价: 人民币 8 元

出版日期: 每月 15 日

本刊部分漫画来自

THE NEW YORKER

(www.cartoonbank.com 授权)

杜丽: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 文学硕士。现供职于北京某大出版社, 著有《美好的敌人》、《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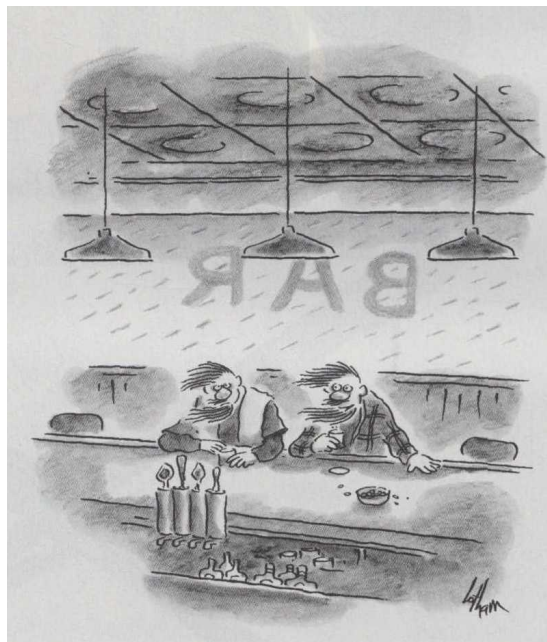
李强: 1978 年至 1982 年, 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。1985 年至 1993 年, 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(先后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), 获政治学博士学位。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。著有《自由主义》等。

毛尖: 浙江宁波人。华东师范大学外

语系学士、中文系硕士,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, 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。译有《上海摩登》等。著有《非常罪, 非常美》等。

也斯: 原名梁秉钧。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。曾获“大拇指诗奖”、“艺盟”1992 年香港作家年奖、1997 年中文文学新诗双年奖。著有《山光水影》、《布拉格的明信片》、《香港文化》等。

本期插图: 黄术杰、刘庆元、戴秀珍、夏大川、伍圣游



“哦, 那是经典 nor' easter。”

版权声明: 所有文图版权均属本刊所有, 未经本刊书面允许不得转载, 本刊保留一切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《书城》杂志社社址: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13 楼 (200233) 编辑部地址: 上海汉口路 300 号 2101 室 (邮编: 200001) 电话: (021)63519475 E-mail: shchmag@yahoo.com.cn (广州) 广州大道中 289 号采编大楼 1712 室 (510601) E-mail: readmagazine@yahoo.com.cn 电话: (020)87361593 传真: (020)87396070 联络处: (北京) 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 49 号钓鱼台大酒店 0385 室 (100045) 电话: (010) 68590385 (成都) 华兴正街 5 号王府井大楼 B 座 28F/B (610016) 电话: (028)2903115 (深圳) 深南中路 2 号新闻大厦 31 层 (518027) 电话: (0755)82096083 传真: (0755)82091572